

漢書		九四三	
類		函	
架		冊	
五		一	
一		五	
一		五	
一		五	

內閣文庫		漢書	
架		冊	
五		一	
一		五	
一		五	
一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41)
函號	299 33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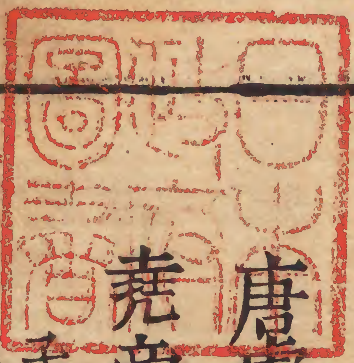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九卷

溫陵 九我 李大史 校正

淺草文庫



唐虞一

堯帝

按史譜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嚳之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都于平陽以火德王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居位七十一年老倦于勤四岳奉舜攝行天子事又二十八年而崩

舜帝

按史譜帝舜有虞氏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姚姓都于蒲阪以土德王光華臨于帝堯故魏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命九官誅四凶奉才子八元入凱四海咸戴其功子商均不肖舜薦禹於天使代已位南還崩于蒼梧之野在位六十一年而崩

一點
浮雲
過太
虛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
頂之外無頂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
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
穆穆以至以太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
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
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
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
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禹 按史譜夏禹王妙姓顓頊之孫崇伯鯀之子
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以金德
王鏹九鼎以象九州會諸侯于塗山
批玉帛者萬國在位二十七年而崩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
為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 按史譜商湯王姓子名履契之後裔為夏方
伯夏桀無道暴虐百姓湯聘伊尹為相率諸
侯伐桀放于南巢諸侯尊湯為天子都于臺
以水德王用建丑之月為歲首在位十三年

禹為
聖本
由學
而成

而崩

文王

按史譜周文王姓姬名昌王季之子為殷西伯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徒來歸發政施仁賢哲來歸自岐徙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享國五十

武王

文王子名發后稷十六世孫也見商紂無道拜太公望為師率諸侯伐紂克之諸侯尊武王為天子都于鎬以本德王用建子之月為歲首在位七年而崩

聖人無過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大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

聖人無偽

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集覽 高宗按史記商

王武丁小乙之子恭默思道夢帝賚之以良弼得傅說為相君臣道合政事循宰重譯來朝者六國殷道復興號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而崩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

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

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歿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故攸祖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湯文
會逢
其適

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王 按史譜周宣王名靜厲王之子共和立之任賢使能王化大行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年

六年而崩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

內順
治而
外威
嚴

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集覽 尹吉甫按史記吉甫

江陽人周宣王時為大將北伐獫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宣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尋復文武之境上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功吉甫為盛張仲孝友詩小雅六月篇侯誥在矣張仲孝友注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日孝善兄弟日友
伊尹 按史記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幡然而起相湯伐夏故能以天下為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九

已任一夫不獲其所曰時予之辜又相太甲而放之使仁之義卒成令主孟子稱其聖之任者也

傳說按史記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遂立為相焉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者而已

伊尹是兩截人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聖人無優劣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

性理大全卷五十九 通鑑卷九

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入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虛心以爲天下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

聖人同歸于道

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移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天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生理大全卷五十九 通鑑卷九

聖人遇變而通達自然之數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亦格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

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太綱知太綱然後

本可正而末可定太綱不知雖或善於條自有

時之功終必於太綱不正之處而生太亂然太綱

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

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

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集覽魯莊之大綱在於復仇左傳桓公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薨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

殺彭生魯人立世子同是為莊公文姜孫于齊不
敢歸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論語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乎
日必也正名乎云云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
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
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
心於用賢也集覽丙雙復六人史記齊桓公內寵如
姬葛贏密姬
未華子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

大以樂正天下

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
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
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
之邪夫太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
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
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
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
已若也朱紘而鏤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亦
哉揚子曰太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生理大全卷五十九

人斯言得之矣

集覽朱紘而縷篋記禮器篇仲鏤也紘冕之繫以繩為之自領下屬而止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為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也

荀息

披一統志息春秋晉人獻公時為大夫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師還襲冀滅之息初輔

奚齊奚齊有見殺又立卓子輔之卓子亦見殺息遂死焉奚齊獻公次子驪姬所生者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

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

詩人重言之義

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

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弱於嬖寵廢長

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

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

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集覽里克按史記志

晉人獻公時為大夫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克諫曰太子奉祭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瞻者也故曰家子帥師非太子之事也

狐偃

按史記偃晉人突之子文公為太子時出亡在外偃與兄毛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

王室宣信諸侯而顯天下大抵多僂謀也

趙衰

按史記衰晉人夙之孫有深智遠謀重耳安於齊與舅犯謀適楚勸受楚客禮適秦相公子禮既歸勸入定襄王命為卿以讓藥枝文公及國及霸多出其謀

西山真氏曰

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

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一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

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一子

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

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

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一人而

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可及

趙文子

按史記趙武晉人衰魯孫父朔為晉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賈索之急賴程嬰杵臼謀以免後立為卿相悼公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以是睦於晉卒謚曰文

東萊呂氏曰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啾啾

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襄甲之變神

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小尺及崔慶之盟白

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

者義也

集覽

襄甲之變貫甲於衣之內也左傳子木衷中以禍人及崔慶之盟齊世家崔杼

殺莊公立景公以崔杼慶封為相與國人盟晏子
不較其辭不肯盟賁育王勿率曰孟賁齊之勇士
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夏育
秦之力士穆公用之為將以伐西戎聞風披靡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

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
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
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
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參養敗於戕賊未老
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集覽畢公弼四世而
命篇惟公盛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法言畢公既
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道四世衛武過九十而

以禮自防按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敬于
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吾老
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告我我遂作箴戒之詩
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
章而能聽規諫以
禮自防也可知矣

子產按史記國僑字子產鄭作封血立卿校制
余詳鑄刑書上下有服都鄙有章孔子過

鄭因與之厚及卒
泣曰古之遺愛也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立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
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
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
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

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
 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
 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
 才被入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
 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天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
 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
 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
 這下意集覽鑄刑書國語鄭鑄刑書王文伯曰鄭其
 賦國語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已為亟尾以令為國國將若之何丘十六并當出

作馬一疋牛三頭故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謂其父子國謂尉氏所殺今重賦毒害百姓齊宣
 按史記宣子韓獻子之子晉頃公時與趙魏共分
 祁氏羊舌氏十縣之地定公時與趙簡子侵伐中
 行氏由是封疆日廣韓獻子分謗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伐齊及衛地韓獻子為司馬將斬人卻獻子
 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
 使速以御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

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
 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
 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

第其於内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哲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

子產得聖門器使之道

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鄭簡公按通要簡公僖公之子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駒子駒讒之反盡誅諸公子三年子駒欲自立為君公子孔使尉止殺子駒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止之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十二年公怒子孔專國推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諫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季札使鄭見子產如舊交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商鞅按史記公孫鞅衛人因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疆國之術公大悅以為左庶長乃定變法之令法既具申嚴號令徙木示信罰不畏強一賞不私親戚在秦二十四年卒

不拾遺山無賊盜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
邑大治列侯就封於商於十五邑魏曰商君
無何孝公薨惠文王立
或以反告車裂以徇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
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
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
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
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
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陌南北曰陌或問南北

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箇橫一箇直
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
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太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
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
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
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
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
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
 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
 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執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更有謫
 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
 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
 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
 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按史記毅靈壽人樂羊之後自魏適燕燕昭王以為軍卿伐齊下七十餘城封昌國

君後奔趙封望諸君漢高帝時求毅後得其孫樂叔封之樂卿曰華城君

孫臏 按史記臏生阿鄆之間孫武之後與涓俱率兵法消為魏將疾臏之能以計斷其

足齊使載歸威王以為師魏攻齊臏用穽竈法捧魏國度消夜至馬陵白書木樹消果至見白書讀味畢萬弩齊發消智窮自頸臏由是名顯天下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
 不仁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
 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
 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之師又因人怨滑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

及既殺了滑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
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
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一城樂毅
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
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
當時也恣意去國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
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
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

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木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
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
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樂毅苦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
得又齊滑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
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
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
倘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

性理大全卷五十九

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
得必不看下智歎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
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
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
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按史記遂乃平原君勝門下客也周赧王
時秦攻趙王使勝求救於楚擇門下客文
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遂年薦勝
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
門下三十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
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
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遂按劍歷階曰
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

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爾君言汝
何為遂曰王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不得恃楚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險
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秦即即再
戰克夷陵三戰屋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
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
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
來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
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于
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
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
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為上客

趙括

按史記括趙人馬服君奢之子少學兵法
以天下莫能當之周赧王時秦攻趙趙使
燕頗軍長平堅壁不出秦行千金為反間曰
秦獨畏括為將耳趙主信之任括為將及行
其母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而不知合變若
使為將必敗績王不聽使括為將果為秦將

性理大全卷五十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白起所射死卒四十萬皆降坑於長平

魯仲連

按史記仲連齊人嘗遊趙秦圍趙急魏遣新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極論帝秦之害秦軍聞之遂解於是平原君以千金為壽仲連却之而去後田單問策於仲連遂下聊城齊主欲爵之仲連不受逃於海上曰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潛室陳氏曰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往往自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

毛遂著名楚趙

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

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

恭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

或無以自見也

覽集

蘇秦初出遊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既而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

鞞輻重疑於王者兄弟妻嫂俱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應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窮則輕賤之况眾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之相秦與交激之本傳張儀與蘇秦同師及秦為從約長時乃先達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饗告舍人曰儀才

不及恐以レ小利忘レ來進故レ辱レ之儀怒レ入レ秦レ蘇君使レ合レ人レ齎レ金レ帛レ車レ馬レ陰レ結レ助レ之卒レ相レ秦レ也レ范レ雎レ談レ笑レ而取レ秦レ柄レ其仇レ激レ之レ本傳レ范レ雎レ魏レ人レ掌レ從レ須レ賈レ使レ齊レ齊レ主レ悅レ其辨レ白レ賜レ之レ金レ賈レ歸レ告レ魏レ相レ魏レ齊レ怒レ擊レ雎レ伴レ死レ置レ刑レ中レ濁レ之レ後レ因レ得レ出レ更レ徙レ名レ曰レ張レ祿レ入レ秦レ秦レ昭レ王レ以レ為レ客レ卿レ時レ魏レ冉レ用レ事レ雎レ說レ王レ廢レ之レ而代レ為レ丞レ相レ号レ應レ侯レ他レ日レ須レ賈レ聘レ秦レ雎レ矯レ服レ見レ之レ賈レ曰レ范レ叔レ固レ無レ恙レ一レ寒レ如レ此レ哉レ取レ綈レ袍レ贈レ之レ遂レ為レ賈レ御レ至レ相レ府レ雎レ先レ入レ不レ出レ門レ下レ以レ實レ告レ賈レ乃レ膝レ行レ謝レ罪レ雎レ曰レ汝レ得レ不レ死レ者レ以レ綈レ袍レ恋レ恋レ尚レ有レ故レ人レ之レ意レ尔レ乃レ大レ供レ具レ請レ諸レ侯レ坐レ堂レ上レ以レ莖レ豆レ食レ之レ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

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入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又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為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馬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

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
 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
 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
 則雖疆犬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犬
 乎且無敵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
 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覓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
 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
 豈獨趙括為之哉

平原君 按史記趙勝趙公子
 最貧喜待士食客數千人相
 惠文王及孝成王秦圖趙邯鄲盡散家之所有以
 享士得死士三千人却秦軍平平原君與齊孟嘗

楚春申魏信陵號四豪
 守時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亭與其民謀
 日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
 一則可以當秦矣卒降趙事在周赧王五十三年秦
拔野王 按一統志野王縣名本漢所置今為河內
 縣即懷慶有治所仍屬焉
 地許之術 揚子問道篇
 曰狙詐之家汪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
 衆狙即狙詐之家也言兵法權謀家流用此巧詐
 之計也
蠶食於韓 蘇秦傳秦人蠶食於東注
 秦并六國如蠶食桑葉然必自所以及遠也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
 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
 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
 人之羈縻而秦養於韓園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

一 頡頏 世

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將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養則雖有奇氣疎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徃徃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按史記相如趙城人初為繆賢舍人時趙有良璧秦請易以十五城相如奉璧

入秦秦負約相如乃完璧歸趙及秦王與趙王會渾池秦王冷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終不能勝趙以功拜為上卿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

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徵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

君子所難

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晚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徵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崇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二者一闕焉則危事

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

覽集 莊子天地篇

猶螳怒臂以當車

轍必不勝任矣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

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特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

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
 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
 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
 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
 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
 只恁休了

覽集 和氏璧 按史記下和春秋時楚人嘗
 其左足武王即位復獻之及以為詐則其右足及
 文王即位也乃抱璞泣王使人問之曰臣非悲則寶
 玉而視之乃以石真事而各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
 玉人琢之果得玉封之零陵侯不就 **黃歇取楚太子**
 通鑑周赧王五十二年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
 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病恐不起秦若歸

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
 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
 太子傳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
 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十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
 君之子必立為太子不得奉宗廟焉乃教太子
 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身為守舍謝病度已
 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殺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御
 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
 楚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是為
 考烈王以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廉頗 按史記頗趙人惠文王時將兵伐齊大破
 之取晉陽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故強
 秦不敢加
 兵於趙

蘇秦

張儀 按史記儀晉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
 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王言

听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
身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悅議上乃
親身想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

君廉頗出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

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

人烏可久邪覽集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通鑑戰國丙

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廉頗代樂乘頗怒攻之遂
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
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
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
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項之三遺矢矣
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

趙人遂卒於楚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

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

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

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

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按一統志原伯庸子名平楚武王子假後
承食于屈因氏始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

屈原
忠清
潔白

掌王族
三姓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規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按史記：雎，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家貧，無以自資，而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為買所，請魏相攻殺之。時脫身入秦，為相封應侯。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通鑑卷八

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

以此夫覽集穰侯秦通鑑魏冉楚人秦武王后羊氏

異母弟也武王時任我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甥魏是為昭襄王拜為相既而為丞相封穰侯遂專國政諸侯畏之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

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

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

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

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蔣賈

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

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

絕世而興治乎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

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

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

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

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

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

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

史記卷五十一

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

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

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

下為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覽集按史記鮑叔牙齊人敬叔

之子世為秦卿進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

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

有封邑者十餘世勇犯按國語狐偃字子犯晉太

夫文公為公子時出亡在外偃與兄毛從之十九

年比文公定王室宣信諸侯而霸天下大抵多偃

謀注狐偃為晉文公舅故曰舅犯卻忌按春秋傳

克晉人缺之子景公時使克於齊項公母從樓

上觀而笑之克怒婦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

之言執政又伐齊使太子疆為質兵罷死而又

使使克來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備共伐齊困

頃公齊敗走晉追北齊獻寶器求平不听必得蕭

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

晉公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平宋

華元按左傳宋文公四年鄭伐宋宋使華元將元

人將戰殺羊以食土其御羊羨不及故怨馳入鄭

軍元敗績文公因之楚之子文按一統志子文姓

聞名穀於菟春秋楚人仕楚為令尹三仕三已無

喜愠色禱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孔子稱之曰忠

秦之百里奚按春秋傳百里奚宛人事虞公七年

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先去之秦困於牛口

之下秦繆公聞其賢以五羊贖之授

秦

始皇按史記始皇名政在襄王之子實呂不韋

之遺腹子也二十六年始滅六國初并天

下更號皇帝以水德王十月為歲首變三代

之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惡儒生以古非今

史記卷五十一

燒詩書百家詭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在位
三十七年居帝位十一年有二年東巡狩崩于沙丘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
非之翦曰王怵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
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
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
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
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
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斃使秦皇不疑其臣則
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白必被其

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覽集

王翦 按史記翦穎陽人將

兵六十萬虜楚王負芻以地置楚郡用兵與白
起齊名王怵中而不信人王翦傳註徐廣曰怵一
作粗通鑑釋文曰怵
通作粗心不精也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
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
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
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
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
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

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
 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
 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
 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
 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
 做趙王更阻遏他不往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
 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
 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按史記焦齊人秦繆毒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

人齊客茅蕉最後諫言甚切
 直始皇悟母子復合如初

陳勝

按史記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遂起兵于漁陽二世

世元年七月與吳廣詐稱公子扶蘇大楚軍章邯拒之廣為神將田成所殺勝之御並買弒勝以降秦

潛室陳氏曰

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

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
 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
 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主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

皆秦之所產也直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
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
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
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沫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
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
子可塞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
凡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
驪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
者亦幸矣

集覽

龍之須下而取其珠世說河上翁家貧綿繭而食其子投川得千金

之珠翁曰珠在驪龍領下子遭其難也彼其宿子
富為蓋料虎口而奪之食莊子盜跖篇孔子曰疾
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脫虎口哉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
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
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知
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
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
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
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

秦民之湯武

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成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集覽

張耳按史記耳大梁人嘗七一命游外黃後從漢高帝定天下以功封趙王陳餘按史記餘大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為刎頸交秦成魏購求耳餘

兩一人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後從陳勝起兵餘立為代王烏止誰屋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總論

五峯胡氏曰

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

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

生理大全卷

三十一

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
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墮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
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
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
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墮浸壞以至
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
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

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
愚武王之制浸墮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
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
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
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
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
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
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

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覽集惠文武昭襄大人通要秦惠文王孝公業諸侯來朝天子賀致文武昨二年即位蒙已成之至再五國之師會盟攻秦上出兵迎敵五國敗走秦是滅蜀伐趙伐韓伐楚凡斬首十五萬二千在位二十七年。武王名蕩惠文王子以周赧王

五年即位韓魏齊楚趙皆賓從初置丞相其陵拔韓宜陽斬首六萬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說卒因絕脈而死在位四年。昭襄王名稷武王異母弟以周赧王九年即位伐楚伐韓魏伐齊伐趙伐燕斬首首虜坑殺坑死一百二十四萬六千遂并西周而赧王亡矣在位五十年。問温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温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

生里八八... 三十四

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
 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
 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
 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
 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覽集

胡亥 按通鑑秦二世胡亥始皇子始皇崩李

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在位僅三年陳
 勝吳廣兵起沛公率兵入關趙高弒之于望夷
 閣按通鑑秦王子嬰扶蘇之子趙高弒胡亥立之
 既而使齋見帝乃稱病不許高自往請嬰刺獄宮
 夷其三族在位僅四十六日沛公兵
 至新上子嬰素車出降而天下歸漢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九卷終



慶應七五

